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增集

五

左右史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之本動則左史書之

漢武帝

有禁

中起居注

後漢

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

爲女史之注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

歷代

有其職而無其官

後漢

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

帝言後又別置修起居注

通典

北齊

有起居省至隋煬帝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

同上

唐

起居郎二人掌錄天子

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

俯陞以聽

季終以授史官正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

起居事每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

其後又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

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

處時號螭頭敬宗李義甫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乃命起居

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事務矣長壽中宰

相姚璿建議仗下後宰相

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

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由因舊制

勅稍稍策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居記言之職唯編詔書

不及它事太和中詔入閣日起居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

正觀故事

百官志

國朝

公唐制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

隸中書號小兩省官皆爲虛名既畧不典本省事而典貺者

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天子御正殿記注官不侍左右唯朝

會對立於香案前常日則更番遯直於崇政殿延和殿行幸

則從上出入皆所以書言動熙寧初詔諫官兼修注者因後

殿侍立許奏言元豐中兼修注王存乞復起居郎舍人之職

使得盡聞明大不德音退而書之神宗亦謂人臣奏對有頗僻諉
愚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姦矣故事左右雖曰侍立
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乃詔雖不兼諫職者亦許
直前奏事五年官制行罷修注而郎舍人始顥其職四朝志起居
郎舍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正殿則俟於門廊外便殿則侍立行幸
則從大朝會則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凡朝廷命令赦宥礼樂法
度損益因革賞罰勸懲群臣進對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臨幸
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
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詔不分七年詔迄英
閣講讀罷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復言所奏或
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會要

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

一人主不當觀史

國朝承周翰以起居注每月進御慶曆中歐陽

脩乞更不進奉仁宗從之今望遵仁宗之訓二立非其地

國朝記

注之臣立于座後歐陽脩謂當人主言動而書乃立於前脩罷復

左

故令乃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不聞乞復歐陽脩之制三前殿不

立

臣欲直前奏

立固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而前殿不立又左右史分日而立无

四奏不直前

臣欲直前奏

言動之異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

臣欲直前奏

事閣門以不預牒却之嘗預牒矣又以无班爲詞是雖有直前之

名而无可奏之時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不必預牒又有无班

爲拘也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制淳熙間羅春伯點自戶

部貟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以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

史或闕則降旨以其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事類

書言動

之動則右史書之

記玉藻

覽載籍

身爲國史躬

之動則右史書之

記玉藻

以廣記備言左傳序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

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二爲

史

前天文志

善惡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

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二爲

楊嗣復於殿上先天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旨帝頷之李詔而引之絢即一筆一於一欄檻之右

疾趨而置詞拜操筆赤墀鄭覃曰記注一下其書舞焉嘉話錄

操筆赤墀

鄭覃曰記注一下其書爲後此法不可用黨人職林

執簡記錄

正觀中每日仗退上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唐會要蘇氏記

對

仗承旨

唐永徽已後左右史惟得一已下後

職

當修注

唐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

能多言正倫曰君奉父書言存於左右史臣一起居一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

於百姓願陛下慎一職在司言唐元宗親製春臺望一章起

本傳

唐

太宗

大

悅

本傳

唐

元宗

親

製

春

臺

謀議皆不得預聞姚璡請撰時政記百官志

編國史實錄高錢爲起居郎言一論

論

事忠切

唐魏暮轉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一論

穆宗嘉之職官分紀

論

罷封禪

唐正觀有事太山褚遂良爲請納封事唐吳起居郎

褚遂良

鄭仁表爲起居郎文章俊美嘗

曰天瑞有五色雲人自謂門地人物文章俱美嘗

鄭仁表

唐

仁表

唐

太宗

召

資質所宜

文宗時周墀兼舍人帝御紫宸或召左

右史

最

爲

天子

欽矯

本傳

是非閣

張次宗有文才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

閣

左右史

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掌

召賓

今修起居注則

一知諫院絀而不與長編

兼諫院職

熙寧二年四月刑部郎中秘閣校理同修

起居注陳襄

一 起居舍人知

一 兵部員外郎兼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

非會要

用詢

唐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

一 同上

無以易乘

初修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一
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仁宗實錄

士林竦羨

元豐蔡京起居郎其弟下

爲右史兄弟並入侍立

聞者稱快

見後起居直前注

朝無出

公

朝廷欲用蘇軾爲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獲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一中

一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

公

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不許言行錄

朕自知卿

胡銓字邦衡公爲起居郎直前奏事云陛下登極首

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上

一 同上

推明

聖德

蘇軾爲右史奏曰竊見韓維讀三朝皇訓至真宗皇帝惡殺生因論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虫蟻其言可以

一一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望

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同上

備

職史官

王巖叟字彥霖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入侍迩英司馬康講洪範至論貯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爲更有

德公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貯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臣

敬已書之於冊

以示萬世同上

延訪政事

歐陽脩仁宗朝召知諫院未幾脩起居注每勸上一見大臣一以

東都事

畧

從容訪問

周文忠公必大以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有近作可多進來屬初御經筵公奏祖宗置經

筵非爲分章析句正欲人主

起居直前

胡銓擢——郎論記注不應進案前

——以裨聖德行狀

起居直前

胡銓擢——郎論記注不應進案前

後殿皆當侍立遇——每曰閣門母隔班次金人再求和公曰

願絕口不言和字上歎其忠直王之望尹穡皆王和排張忠獻

公公廷責之聞

起居進御

梁周翰太宗召兼史館修撰尋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因言皇

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修爲時政記仍令郎與舍人分

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

——注——自周翰

爲郎七年

陳文惠公堯佐居官不妄進

始也——東都事畧

——取——起居——不遷言

——錮——修注十載

崔遵度字堅白大中祥符初同——起居——

司

行

——餘——常退匿櫺間慮爲上所見其恬於勢利

如此——東都事畧

——立堵趺地

李誠營造式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

螭歟以其塔爲石螭遂認爲唐

——繫鞋造殿

國朝古制左右

螭——其——也——程大昌演繁露

——史逐日二貞特

立雖前殿亦立今輪番遞直以一日爲率謂之直日駕御垂拱

殿則同侍從官俱朝而退至崇政殿則與日參官同朝退出殿

門則就次——而入——軒——拱立待三省樞密院及上殿班退

方升殿自輔座西面立於樞密都承旨之下閣門奏無公事駕

輿乃退然後趨出

與講讀並

——唐起居舍人皆同掌相入預

但於前後殿爲次上殿臣寮退回問所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

之者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居中字達夫爲左史復

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於梁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略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依講讀奏事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也

石

依講讀奏

紹興二十八年詔起居郎舍人自今後許

得以記注陪侍經幄伏聞元祐中起居舍人呂陶嘗乞候講讀臣僚再留奏事並許侍立以見講退猶且入侍何由不許奏事乞下講筵所依講讀官例職聯兩省

左右置史筆載螭坳

施行故有是詔

中興會要

職聯兩省初審制

號爲要地

左右史官手刊策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糴城

貞西山辭左史狀

某奉聖旨真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惟古者設載筆之官

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端良寘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材弗適時孝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技曩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擴斥乃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授顧如庸陋廻可冒居况今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材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俾某姑仍舊著少逭譴何別乞精擇名儒以重螭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西山文集

點筆

含章復記言清秩稱當年

非常

風

何蘊藉張緒正當年

一

端簡燼煙囊

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幽

一

曉箭追移青鎖闈

晴

窻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杜工部贈

起居田

聞天語

九衢寒霧欵双闕曙光分綵仗迎春日香

舍人

馮唐老還來謁聖

王皇吏

我是

香案

一謫居猶得

君姚合寄劍起居

皇帝語

千官曉立爐煙裏立近丹墀是起居彩筆專書

近

丹墀

注見上

眠玉殿

官清立在金爐北仗下歸

姚合寄裴起居西廁合寄周起居

含雞

舌

纏歸龍尾

更立螭頭運兔毫闇闔欲開

金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姚合寄右史李定言

立螭

傍

名高三俊上官右

三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蛟

蜃 魚

裕物總論

蛟龍屬似蛇而四足小頭縮頸二有白嬰大者十數鬻卵生子如一二石甕盛天蛤也

事類

佽飛刺蛟

荆有¹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

聞之仕以執珪

漢武射蛟

荆有¹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

斬蛟

中有虎並皆暴犯百姓謂之三害而處既刺殺虎又入

水竟殺蛟而出遂自改

李白佽飛斬蛟圖贊

佽飛斬

勵終爲忠臣孝子

出說

圖畫中見登舟旣虎嘯激水方龍戰驚波動連山拔劍曳雷電

鱗推白刃下血染滄江变感此壯古人千秋若對百

蜃

程靈毓射

徽州歙縣黃墩湖其湖有蜃常爲口湖

羈好勇而善射豪傑化爲道人告之曰吾甚爲呂湖蜃之所厄明日又來君能助吾必厚報靈毓遂問何以自別道人曰東白練者吾也旣異之明日與村少年鼓噪於湖邊湧更波濤湧激聲似雷霆見二牛相馳其一甚困而腰肋皆白靈毓弯弓助之正中後蜃俄而水變成血不知所之許真君斬¹名其傷蜃歸呂湖未到而斃

太平廣記許真君與之本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楨郎許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

太玉曰彼之精恠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
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彼眞君乃化身而去俄頃
見黑牛犇趁黃牛而來大玉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
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以珍
寶財貨數万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眞君求見賈使君謂
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道形蜃精復變本形爲
吏所殺

詩集 得雲雨 蛟龍 | 幽窟潛 | 杜牧 神蛟柳

魚



魚鱗物之摠名也其種族尤繁名言所不可既也
然其大者爲鯨鯢小者爲鰐鯢鰐鯢瑣瑣不足論

鯨雄鯢雌鯨大者長數千里小者亦數千尺眼睛爲明月珠
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皆驚畏而逃匿莫敢當者鯨大者
亦長千里海中所有也其他如鯒鯢鯧鯢鯉鯢鯔鯢詩人所
述豈容一二數哉鯒魚鯢魚鯧魚鯉魚鯔魚鯧魚
鯔魚如本草所具又豈容

言哉君子亦姑卒一隅云

事類

溟鯢

北一有魚其名爲溟其大海鯨

鯨海魚也

崔豹古今注詳

見

海鮆

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每歲廣州
前

發船過南番曾易路經海心深闊忽見十餘山
乍出岑沒萬工曰非山也海鮆魚背也目如門電鬚鬚若蠍
旗日中忽雨霑霑萬工曰此鮆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來若
雨耳漸近魚即鼓船而噪倏

潭鷁

潮州惡溪之一有一魚焉齒如刀鋸大者長二三丈
爾而沒

集義錄又東堅志

四足如守宮

異見前

化龍

龍注

變虎

魚虎有毒背上刺着人如蛇咬皮如蝟有刺頭如虎

物志又韓文

鰐魚

大口細鱗

鱸魚

巨首有斑彩

山海經說文

鯀

生南海亦有一

鰐魚

有斑彩

鱸魚

細鱗

說文

本草爲者

魚穴蜀都財

鮮魚

三寸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

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邵遇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侯祠有水曰通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此魚最美俗乃謬傳

通應爲通印荆公博李多聞詩言通印豈自有所稽邪王得臣塵史

烏賊

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捲取鳥故謂之烏賊腹中血及

膽正黑中以筆畫之謂烏賊南越志

鯷鮀

狀於沙而思水則无逮矣注謂此魚好浮

魚以左右分於水上就陽也荀子

比目

不比不行爾雅

鯣魚

淮夷蠶珠

鴟一鷩咸若

魚躍

臺文

于淵

旱旱龐

魚麗

詩

鯀魚

則尾赤詩汝墳

嘉魚

南有

不登俎

文王既任公望

傳太子發三嗜鮑魚

太公不令進曰鮑魚

一

豈有非禮之物可以養太子哉白氏帖

鮑魚

武王

中流白魚

於王

觀于棠

魯隱公將如棠

一魚者臧

僖伯諫曰云云

公曰吾將

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臧

一滅

溢于泗

注溢瀆取魚器里

章

僖伯稱疾不從

左隱五年

斷其罟而棄之

一曰夫魚禁鯢鯉長麌麌孕魚方孕而行

罟罟貧無藝也

公曰吾過而墨韋匡我不亦善乎國語

校

人有饋生魚於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之以

人食告曰始舍之圉

二然少則洋洋然悠然而逝子產曰得

其所哉得邪人獻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之曰吾以

其所哉孟

莊何弓

楚人以獨繭絲爲綸芒刺爲釣剖

子弓任公任公爲大鉤十五犧爲餌蹲於會稽投餌於東海暮年不

得任公爲大鉤十五犧爲餌蹲於會稽投餌於東海暮年不得魚一日有大魚牽巨鉤——子——其魚而腊之自制河

以東莫不厭濠梁樂莊子與惠子遊於——之上莊子曰若魚者莊子

濠魚出遊從容是魚——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兆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汝安知魚樂者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知之濠上也莊子

車轍活

莊子見

鮒——豈无升斗之水而——我乎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饋

水而逝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

孔子魚孔子生子三日有——魚獻孔子魚孔子之楚者因名子曰鯉字伯魚

有漁父

魚不受父曰市遠无所貨欲棄之溝不如獻君子——乃受之以命弟子掃地而祭也

賓劍以進

公

子光饗王僚事諸——於魚置帛令賣

陳勝以丹帛書勝

中——遂抽劍刺僚史世家

之得書本傳至清則無太察則無徒苟子遠行則肥

齊威公聘陶朱問曰公所住輒至千万家累億金何術乎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著魚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州即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以二

月上旬日納池中令无聲魚必生凡魚——池中養魚慮

其疲故於池中聚石作餘鱠復生

吳王江行食鱠有一棄

九島魚繞之日行千里

志
物
夢鯉之命

梁南郡太守劉之奇嘗夢一人姓李詣之

奇曰必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

又夢乘謝之當今君延笄

南史

琴高乘鯉

宋康王舍人鼓琴爲

行消散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

一百餘年後醉入涿中取龍子

諸子第期之其日皆霽焉後於水旁設祠屋果一赤來祠且

有萬人觀之

月

子英乘鯉者善入水捕魚得赤鯉復入水去

列仙傳

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膀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迎汝尔上我背與尔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滕去歲二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

列仙傳

呂后鱸鱠

晉張翰見秋風起思菰菜羹羹一云云命駕而歸

松江鱸鱠

吳都賦一魚燶帝曰所謂

閼魚餌守金鑾玉一東南佳味也

南史記

閼魚餌

周利貞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刺史飯蔬利貞易餌佳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一一公何疑問其故荅曰適見魚者禽不獲而有魚焉故闡得之

買魚放生

北湖尽一漁人所獲一一之

忉利天

流水長者自在光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

池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瀉

置池中水遂彌滿又爲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

後十年魚同日命終一一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澤池所

復

雨天華便從此沒

爲興溪患

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

邊爲鱸魚所食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斃魚遠徙今乃賊

人則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漁者網得戮之圖其形爲之贊至今

人多傳之鮀魚大者數丈或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

有足瞑目利齒見之駭人朔化山谷間大率爲鮀者十二三焉

餘或爲龜或爲龜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溷水燕談

頰真卿放生池碑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聖感皇帝陛下以至聖肇勞謙厲精爲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霽契丹大食肯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鳩獮五年椎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捨遺慶緒逃遁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詮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巴陵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甲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礼蒸々然翼々然貞帝皇之上儀諾無所不及已麻遼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二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左

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涓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暨鳥獸魚蟹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盡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鑿域中而蒙福乘施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騁羈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羨受脣復深無以上報謹緣皇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形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晴鑄武戡亂經文御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巍巍威深巍巍達茲多難克廣不績慶緒致誅思明

辟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
宗祐業盛君親功崇辟列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
佳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
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閨弗怡擇動植依仁飛沉
受獲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
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數錫眞卿勒銘敢告
凡百 東坡云湖州有頑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
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
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朝

韓退之序鰐魚文

維元和十

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鰐魚食而衛推秦
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與食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列山澤網繩檣刃以除虫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
外及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蛮夷楚越

况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
禹迹所撫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
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
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淳然不安溪潭湧食民畜熊
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
駕弱亦安肯爲鰐魚低首下心伈伈覲覲爲民吏羞以偷活於
此也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辨鮮魚有
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鯢之大蝦蟹之細無不
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
則是鰐魚宜頽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
使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宜頽不靈爲民害者皆可殺刺

吏則選才技吏民操強弩毒矢以
射鱗魚從事必尽殺乃止其母晦

陸務觀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斬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語言一飲食未嘗忘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斬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濂波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煦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弛廣殺孽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秉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又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之顏真卿之石刻始傳于世宋興十三聖相繼以深仁厚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鱉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瀦水脩放生故事所以廣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溢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稟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自溪者

延茂百步泓渟澄澈蒲柳植被漢荇紫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絕景俟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室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奔財不費煥然告成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行在拜手詔策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獄訟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嘆俟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敷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耳豈特是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屢書之陸其記

洪景盧詠墨真記

錢塘西湖自易斥而大之其名震四方錢氏有國尤致意設險至于屯清湖千兵以爲之護它可見矣天僖中郡守故相王欽若始奏請爲放生池邦人歲以四月八日用釋氏法稱家有無隨願深淺貲禽魚而放之謂爲誦聖元祐中蘇軾復請鬻祠部牒准民去葑

將使際山皆湖既而莫能成今郡爲行都垂歷五紀天波澑澑
品彙闡擇天子所至曰幸民既被賜矣万物一理也則鳥獸魚
鱉遂其生性豈不有哉乎辛卯之間哉於是敷文閣直學士張
子顏乃即湧金門之外木榭故址締爲新亭取蘇軾語揭之曰
沫澤歲四月丙寅萃鱗翼二十四朝服敬壽一一而縱之祝
曰爲兩宮千万歲既訖役以書囑婺州守洪邁紀其事切惟天
保之詩六章百四十有八言皆所以歸美報上推子顏受恩奕
世不自同於衆臣方香火仙祠雍容朝請班中於陳力赴功無
所事獨其拳三之意如此乃作詩遺之使刻石亭上持以詔諸
雲來尚永無極詞曰○天壤之間林二以居號物之數流形方
殊喘而逍遙飛潛走趨童智異狀愛至則俱廣充仁心爰有佛
徒導以正命出之拂塗巍二金塘今日帝都在國之西環山匯
湖渊三萬頃明燭眉鬚濛濡蓄羨唐日所瀦池爲放生肇宋有
初夏孟之八民相勸呼脫物累九數弥器車二聖在宥若唐禮
虞憲翔和風德滿太虛所至曰幸瞻前莫如惟臣子顏歸羹食
羹一即別榭抗爲室廬臨二丘亭監水所於捐空橐裝先甲貯
儲訪醫出羽傾筭市魚唯其多矣無問幾餘二十四方洗空閼
祛朝服山立有嚴茲芻西方聖人昭假正符咨尔方顙其樂只
且天保定尔声詩所書如岡如川報礼豈腴
千歲壽游於赫胥臣邁作頌播之康衢

程正叔盆池

養魚記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猶見其呴沫
者如箸支顧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
觀之戚二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
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
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
性宜如何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耶
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於

芳之實命吏顏斯作芳害而弗去道將索芳因夜思之哀民瘼
芳趙二吏行斯格芳矯巨尾迎而搏芳獲而獻之俾人樂

芳鳴鼓召衆春而散芳

而今而後津其廓芳

蘇子瞻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其名者

遊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欄已也則張頰植鬚怒脰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駕過而攫之磔其脰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已妻肆其忿至磔脰而死可悲也夫蘇子瞻烏賊魚說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喫水而水烏戲於岸間攫物之窺己也則喫水以自蔽海烏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詩集

莫害父

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毋藏身盤渴峻激多傾覆一學長鯨擬

白居易放

魚

喜親人

小魚一一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沒不可量崔德符

紅尾似初

龍門點額意何如——青鬚且——見說在天行兩苦爲龍未必勝爲魚白居易點額魚脊清見鬚毛——水紋搖岸邊人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歐陽永叔蓋曰鱠盤偶思煙老庖玄鷗公遺双鱠貫柳來——方看金作屑——玉尺銀梭鱠出蘆葉前垂虹亭上不論錢買來——如何短鑄出——直是圓白質黑章三四點細鱗巨口——一双鮮秋風想見直風味紙是春風已迥然楊廷秀松江鱠魚

